春在堂襍文

春在堂襍文五編五

德清俞樾

江蘇候補知府沈君墓誌銘

君諱瑋寶字書森沈氏南宋初自河南沈邱遷浙江慈谿明季又遷嘉興遂爲秀水人高祖祖蔭生子范孫袁孫袁孫無子以范孫子師曾爲後師曾又無子以范孫長子逑曾之子洛爲後洛字雪門君本生父也逑曾長子濂字蓮溪道光三年進士江蘇淮徐兵備道官京師時妻陸夫人卒未有子以君後之其後蓮溪君繼娶李夫人自有子而君爲所後如故君年十八入縣學越兩

載餽焉蓮溪君外授郡守陟監司君從之官而雪門君
以樂清教諭謝病家居得咯血疾君往來省視咸豐元
年雪門君卒君自蓮溪君所遄歸則病已篤矣終身以
爲恨繼而蓮溪君亦解組歸闔門數十口無以具饔飧
君七應鄉試不中慨然曰瓶之罄兮惟罍之恥敢忘毛
生奉檄之義乎乃由議敘訓導入貲以通判分發江蘇
蓮溪君勖以詩曰矢願冬大裘植節秋竹竿君終身誦
之始佐首府讞獄又與海運之役軍事起辦團練又辦
江陰黃田口釐務諸事皆治上游重之敘海運功升同
知七年蓮溪君卒大吏馳檄徵調命辦南渡鹽釐時私

販充斥君招撫其魁一人餘黨恐散所撫者後覺積功
至專閫云俄蘇杭皆陷君奉母間關走兵火間由海道
至上海時省中大僚咸集於此薛中丞聞君至甚喜仍
命筦釐局所治曰得勝港與賊境密邇君嚴於詰奸寬
於征商曰無為敺也同治二年今大學士李公以蘇撫
督師命君於營務處審案凡有俘獲君詳詰之全活甚
多蘇州既復官兵與降賊交錯於衢孑遺之民時見淩
虐君遇事務持其平民咸賴之事定奉　旨補缺後以
知府用更冠服　賞花翎三年署蘇州海防同知四年
五月調署總捕同知七月兼署蘇州府知府充學使提

調官士有懷挾文字入場者學使命械以徇君輒言而免之及受代仍留署總捕同知乃迎本生母蔣太夫人至蘇與李太夫人同居一門之內怡如也有 旨免補本班以知府郎補七年署太倉直隸州知州君謂風化始於鄉里人材始於童蒙書院義塾力爲整理又創立婁江文社捐奉錢付質庫歲入其息爲師弟子修脯之資在任一年士民頌之以挑濬劉河工加道銜時撫軍丁公鋭意興修水利奏濬白茆河知君諳練河務卽以相屬河長六千六百丈有奇舊章於得沾水利諸州縣中按田出夫民苦其勞避不就役君於常昭兩縣募夫

分挑以軍法部署兩閱月而畢功丁公親至遂觀稱善

慰勞無他說也君先是又奉海運津局之檄時已二月

海運將發乃啟壩通流以截河事越日丁公飛檄命緩

啟壩則無及矣至院上謁丁公大怒君侃侃辨不少屈

然竟　奏奪君官旋以補挑如法　奏復君官上游蔦

怒不可測或謂別有私意存焉然君於此役實有功無

罪後虞山楊太常泗孫爲泖河記極稱其爲百年之利

則公論固自在矣九年總辦蘇松濬河局君相度形勢

莫要於吳江長橋衖而七十二港次之鮎魚口寶帶橋

次之澱山龎山等湖又次之次第濬治一律通暢其太

湖東偏茭草叢生魚斷林立有礙水道悉請禁止大府咸採行焉君宦吳垂二十年於水利尤悉造福於吳亦最鉅歷保以道員補用　賜二品冠服然君所蘊實未盡展布也性伉爽胸無城府而遇事介然不可奪有某縣令以私事激民變怒甚以獄上應竿首者數人大吏命君往按之君廉得其實曲實在官民聚而鬨亦有罪然無死法令餽百金請從重比不可遞益之至五百金使人委之君寓而去君持金親至縣署返之主計者主計者不受君曰然則吾持此金投按察司矣無悔也卒返其金而此獄得不窮治仁者必有勇信矣平居豪飲

喜務急人之急不程其力有告佽者盡所有予之已雖償之不顧也妻唐夫人與有同志嘗刲臂肉療其君舅之疾嘗避寇亂時謀航海而人多資不足或請棄諸臧獲夫人曰若輩從我艱苦倍嘗其忍棄諸卒與俱免宗族姻婭以緩急告必應譬施舍藥餌乎自謂與乞者相頲應之不厭君之高義亦夫人有以成之乎君卒於光緒五年二月己丑年六十有一唐夫人諱如海甯州學生作言公女後公十二年卒於光緒十六年三月辛卯年七十有二子八人蕃附貢生福建候補同知宣增貢生候選訓導翰附貢生江蘇候補縣丞桓增貢生中書

銜候選訓導充出使美日祕大臣隨員君本生有弟瑩
寶無子以桓子之式城皆前卒衞光緒十四年舉人十
五年貢士並夫人出儀側室吳出孫十六人保儒怡儒
恂儒鈞儒炳儒愷儒彬儒敬儒惇儒孝儒其曰穆儒者
桓所出也女子子三人海甯蔣振墀徐家修震澤徐汝
善皆其壻君先葬於某原十七年二月某甲子蕃等奉
唐夫人之喪合葬焉禮也以狀乞銘銘曰
槃槃大才未竟其用落落奇氣殊異於衆仕宦廿年家
無餘俸齋廚蕭條賓朋讙鬨高談逾雄豪飲彌縱講求
吏治窾郤必中上追龔黃庶幾伯仲高墉未登雍門先

慟景彼英風悲茲良棟天之報之子孫麟鳳幽宅旣營
貞石斯礱刻我銘詞世世歎詠

蔣澤山墓志銘

往時峽山蔣氏藏書爲浙右甲蔣生沐先生精於讎校
所刻別下齋叢書學者珍之余於咸豐癸丑歲嘗至其
家圖書滿室喬木蔚然歎爲方雅之族越二十餘年而
蔣君澤山以詁經精舍高才生登賢書名動公卿閒則
生沐先生子也余忝主詁經講席君不我鄙棄願隸門
下因得窺其所學經史子集靡弗研究詩宗阮亭文主
桐城駢儷文兼卷葹儀鄭之長詞則酷似竹垞樊榭又

歎如君者洵不媿蔣氏之子矣君幼慧生沐先生奇愛之所蓄書恣其觀覽未成童博綜羣籍俄遭兵火室廬盡燬舊藏書籍皆散佚生沐先生亦旋下世君丁大故又值亂離而力學不倦年二十應童試時太守爲全椒薛公善相士見所擬元道州舂陵行擊節曰此長慶集中詩也是年入學又十年始舉於鄉當是時浙中設局刋刻書籍廣延知名士任校勘君亦與焉晨鐙夜燭賞奇晰疑極友朋文酒之樂有聽園雅集圖盛傳於時顧久困公車年逾四十循貲以知縣注選籍先是曾參左文襄記室敘功加五品銜　賜花翎嗣又敘本省海運

功以知縣分省試用簡發廣東制府南皮張公久耳君名檄司廣雅局凡有文字之役靡不與焉光緒十五年充鄉試同考官每日閱卷至丙夜未休或勸少息謝曰吾久困場屋嚮昔所隱痛何敢忘誚及揭曉得朱秉鈞等七人皆能文士也君至粵後與余書問不絕及知君入闈決其必得士而頗怪君於試事畢後絕無一書有矣余大詫歎問病且死之狀則君故有痞疾一庸妄子自粵來者問之曰病矣今年夏其弟廷瀚來問之曰死以藥下之下白蠶甚多遂委頓有識者曰痞已散不久且病腫已而果然言於大府乞歸歸家甫一月而卒嗟

乎君之病可以不死而竟死余廢醫之論所以作也余方以有君爲蔣氏幸今則又爲蔣氏惜然君所箸莪廬詩錄二卷文錄二卷駢文錄一卷詞錄一卷札記八卷皆可傳於世則余終爲蔣氏幸也君諱學溥字長孺一字澤山莪廬其自號也浙江海甯人南宋初有諱興者從高宗南渡是居蔣村君高祖雲鳳始居峽石曾祖仁基祖星槐父光煦卽生沐先生也母馬生母沈生沐先生卒馬以身徇之君生於道光二十六年十月戊午卒於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丁卯年四十有五娶黃氏子方泰方復方同其第三子方戚後君五十日殤女子子二

其長者歸海鹽沈受康孫斯翔斯臧孫女三某年月日
葬某原銘曰
以君之才之美而止於此吾惜蔣氏然君之名死而不
死文字之華何必金紫著述之壽何必年齒吾銘其墓
又歎蔣氏之有子

曾惠敏公墓志銘

昔在咸豐同治間盜賊皆牙有震且業天乃篤生惇龐
耆艾表裏文武之臣以劃祓荒莽經緯區宇而吾師曾
文正公實爲中興元功冠文正公冢惠敏公嗣又繼之
以雄才偉略爲　國家宣布德意奮揚威棱談笑樽俎

之間折衝萬里之外將天之鍾美於曾氏乎乃天之篤
祐我　聖清也光緒十有六年閏二月癸巳惠敏公薨
於位越二日乙未　詔以公才猷練達任事勤能　賞
太子少保銜照侍郎例　賜卹三月癸巳又從大學士
直隸總督李公鴻章請以其事實宣付史館加　恩予
謚明年某月某甲子其孤奉公之喪歸葬於長沙曹家
坳之原而乞文以銘其幽宮余惟公以元功侯籍弱冠
登朝智深勇沈中外翕服固不待余言以爲重然公仗
節出疆慷慨辨論有中外大局所關不可不亟示後世
者則又安敢以不文辭公諱紀澤字劼剛文正公長子

世牒炳然可無述也自幼究心經史嘗讀莊子離騷所
爲詩古文辭卓然成家兼通小學旁涉篆刻丹青音律
騎射靡不通曉從文正公在軍中十餘年戰守機宜山
川形勢咸得其要領同治以來與泰西互市中外之事
益繁公遂精習西國語言文字講論天算之學訪求制
器之法海外諸大洲地形國俗鱗羅布列如指諸掌先
以正二品廕生用戶部員外郎及文正公與歐陽夫人
相繼薨逝公連遭大故哀毀幾不勝喪然堊廬之中仍
潛心有用之學服闋入都襲一等毅勇侯　朝廷知公
才命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同治四年充出使英國法國

欽差大臣　賜花翎以寵其行是年補授太常寺少卿
明年遷大理寺少卿公在海外遇事侃侃英人法人多
爲折服　朝廷益知公可大用明年遂有出使俄國之
命先是中原多事俄人竊據伊犂至是議索還之而
侍郎崇厚實以全權大臣往乃爲俄人恫喝諸事多從
其請又以全權大臣例得專行竟與定約而歸　上震
怒奪其官治罪改命公往毀約更議當是時俄人要挾
萬端且自我毀約使彼有辭沿海震動以爲兵事將起
公受　命於艱危之際力任其難與其國外部尚書格爾
斯及駐華公使布策諸人筆舌辨難往復十數萬言卒

毀已成之約更立新議其大端有七一曰交還伊犁原約以伊犁西南兩境分歸俄國而南境之帖克斯川實爲南北要區尤重於西若南境屬俄則俄有歸地之名我無得地之實力言於俄俾南境悉歸於我二曰定喀什噶爾之界原約所載地名按圖懸擬未足爲憑俄必欲如原約者乃爭蘇約克山口也公與辦論再三始定議兩國各派大員勘定不以原約爲準三曰定塔爾巴哈台之界前將軍明誼奎昌等已分有定界及崇厚至俄以分清哈薩克爲言於是爲俄所占者又三百餘里公力爭於俄乃於明誼崇厚所定兩界間酌中勘定更

立新界四曰嘉峪關通商原約許俄商由西安漢中行走直達漢口而向來通商從無指定何處許西商減稅行走之例公與定議嘉峪關通商如天津例而西安漢中兩路及漢口字均刪去不入載書五曰松花江水道松花江直抵吉林愛琿城從前誤指混同江爲松花江致俄船駛入無禁崇厚許至伯都訥俄猶未饜也公與力爭竟廢此條不特於新約奪其利并爲舊約辨其誣矣六曰烏魯木齊領事公初意盡廢各城領事官俄謂各領事廢則烏魯木齊必須增設一員公又與爭乃改爲吐魯番增設一員而烏魯木齊不增餘領事並罷七

曰天山南北路稅務新疆兵燹之後凋敝殊甚轉運維艱是以原約有均不納稅之說公改為暫不納稅俟商務興仍開徵以充國課凡所定界務三端商務四端皆毀舊約更立新章而又有償款一端改兵費之名為代守伊犂之費減盧布五百萬圓為盧布四百萬圓自光緒六年至七年凡十閱月而議始定前使者以頭等全權大臣僅得伊犂之半而諸要隘盡棄以畀俄公以二等使臣又無全權之名乃能取已成之約而更之烏宗島山帖克斯川諸要隘仍為我有伊犂拱宸諸城足以自守而又得與喀什噶爾之阿克蘇諸城形勢聯絡其

有功於新疆甚大旋補授宗人府府丞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至九年而法越事起公任滿將代　詔留公任公與法人辨甚切法人憚之又陳備禦日南之策六條悉中肯綮十年補授兵部右侍郎是年奉　命與美國議定洋藥稅釐并徵條約增歲入銀二百餘萬兩十一年始有　詔以江西布政使劉瑞芬代公公在外蓋九年矣歷使俄英法三大國適值多故憂勞備至鬒鬢皆白至十二年冬受代還朝未至即命幫辦海軍事務既至又　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醇賢親王知公諳達洋務每事必諮焉調戶部左侍郎　命筦同文

館之事又嘗攝刑部吏部侍郎公自以受　恩厚鞠躬
盡瘁不敢自暇逸而在俄時積受陰寒得中消之疾至
十六年春方與諸王大臣會議朝鮮事咸欲取決於公
而公旋病病且不起矣年五十有二　醇賢親王親臨
哭奠謂年甫及艾何遽至此有其才而不竟其用惜哉
旬日之間電傳中外無不同聲太息爲　朝廷惜此柱
石之臣烏呼如公者眞我　國家之藎臣而我師文正
公之肖子矣公娶賀氏雲貴總督賀公長齡女繼娶劉
氏陝西巡撫劉公蓉女初無子以弟子廣銓嗣後生子
廣鑾公卒廣銓賞員外郎廣鑾俟及歲引見女子子二

長適合肥李經馥次適歸安吳永所著奏疏及詩古文若干卷又著地輿輯要未成其早年所撰則有佩文韻求古編說文重文本部考羣經臆說諸書均藏其家公合中學西學而成一家之學宜其所樹立者大也銘曰

天生文正光輔 聖清掃除羣盜東南砥平內亂既平外患未已天成公志界以賢子賢子維何曰惠敏公中學西學一以貫通始以小侯蔚登卿列 帝知其才授以使節俄恃其强據我新疆誰與定議自毀隄防公踵其後十易八九折衝樽俎奪肉虎口不辱君命不激不隨公此一舉傾動四夷方今隱憂實惟平壤俄所覬覦

我之屏障安得如公高議雲臺雄圖未展隆棟先摧我作銘詞刻其墓石赫赫令名千載無斁

記名道劉君墓誌銘

君諱傳楨字文楠一字守齋劉氏其先直隸某縣人明季有諱溶者以兵備副使駐徐州卒於官其子象光於國初遷金陵則君之六世祖也自是爲江蘇上元人曾祖崑南祖天秀父瑞庭皆以積善稱於鄉里曾祖妣柳祖妣翁妣李三世並以君貴自曾祖以下贈榮祿大夫曾祖妣以下贈一品夫人君昆弟六人最居長十三歲應童子試學使者將錄取之以年幼姑以俏生

注籍人皆惜之君曰吾賊幼何急也其明年粵寇東下江甯陷其父於前一日豫爲訓誡之詞納君衣褚中詭他事遣詣其師李君家而自與李夫人率其第五八子及諸女子投壽星橋水以死君聞而歸大慟倉卒無以斂而橋旁故有庵庵有棺十餘具皆君父平日所製以施人者也至是取用之適如其數君率諸弟間關出城至吳中依其叔父以居毎痛其父母死難之烈又念其父所遺告誡之語益自發憤攻苦於學而江甯淪陷歲科試皆輟不舉乃始出而從軍初從袁端敏於皖北轉戰江淮數千里閒晝據鞍馬夜草軍書嚴寒酷暑未嘗

告援時李世忠方奉　詔幫辦軍務端敏疑焉使君覘
數人參其軍以伺察之世忠見君大疑且忌不遣歸君
一日密以書報端敏匹馬亡去轉歷督忠襄富將軍諸
軍中其後喬勤恪公知其才也復調赴皖廔克名城數
禽巨寇敘功以知府留安徽補用權知廣德州完殘舊
怯民賴以蘇英果敏公以巡撫駐壽州招君入幕府倚
之如左右手捻寇北犯果敏以皖軍追勦君從焉寇飄
忽如旋風與之角逐日數百里所過村落皆爲邱虛終
夜露宿終日或不能一飯君素強壯其有疚嗽之疾實
始於此捻平果敏疏言君入運籌策出冒鋒鏑勤勞最

多於是有　詔以道員記名簡放果敏又密陳君才
詔下軍機處存記君感念　恩榮又以軍事粗定乃告
歸改葬父母及叔父與諸姑姊妹之同死難者陳請
恩卹悉如典禮君自出危城八載衰絰不去身亦未嘗
論婚曰吾父母死難未得旌於　朝亦未得葬於兆域
敢以三年滿乎至是始釋服妻石夫人來歸君年三十
矣其至性之篤如此皖地故瘠亂後益凋瘵君佐果敏
招流亡劑財用詰盜賊輯軍旅民安其居士樂其業農
歸其畝兵守其伍嘗於蕪湖立棚廠具糜鬻以飤餓者
來者日數千人歡愉之聲溢於道路果敏督粵亦以君

從果敏俄罷歸君內爲知已惜外爲天下惜退居邗上杜門讀書討論經籍博覽史策而尤熟於古今方域形勢後馮展雲中丞應 詔舉人材稱君於中外形勢瞭如指掌非虛語也居五年復官於皖署安廬滁和道及鳳潁六泗道均能舉其職桐城有地曰小缸窑其民以築隄交鬨君履勘寢其事皖北有關山石路歲久頹圮商旅稽滯君捐俸修築行李便之光緒七年大水大吏使人運米振飢飢民數萬麕集江干米船連檣至見人多寄碇中流不敢泊步君適以勘災經其地立命檥舟設艤以米徧賦飢民民皆羅拜無敢譁者法蘭西以越

南事搆釁於我江督曾公皖撫裕公命君籌辦皖防覶歷東西梁山板子磯攔江磯諸處扼要置守創設電線以速軍報皖省電線之設自君始也君以一身而兼筦七局目覽軍書手批案牘耳聽諮稟口授裁答昕夕無間兩鬢為斑君不堪其勞而人則忌其才大嫉其權重造作蜚語達於　朝聽遣使者按驗無實曾裕公以憂去忌者得逞竟坐左遷君不以措意浩然東歸曾忠襄公馳書慰之君復書曰少遭先人慘烈起家軍旅橫被

國恩踰至監司叨竊逾分幸無贓私辜負　聖明今雖降官而　詔書尚言有肆應之才以此歸里亦云榮

矣時楊勇慤公援閩欲與君俱駐蕪湖三日以待之臺撫劉省三中丞亦以書招君君皆謝不往愛吳中山水卜宅於姑蘇自買墓地於光福山中以味閒自號有終焉之志曾忠襄公以報銷一事千緒萬端整紛剔蠹非君不可强以屬君君念士爲知己者用不敢固辭數年以來鉤稽出納乘除贏縮米鹽靡密無有不當十三年直隸及安徽皆荒於水君以直隸爲畿輔重地安徽乃舊治也竭家財助振且曰此吾承先人之遺意非以求名直隸總督大學士李公以聞有　詔還君原官然君固不復出矣君少遭家難壯歷戎行辛苦艱難極人世

未有之困中年以後精力稍衰時發宿疾然與客劇談輿會飈舉猶如故也十七年十月乙卯在江甯寓館食蟹喘疾大作丁巳發電報召其長子自蘇至甯子至猶無恙越日戊午遂卒年五十有四君勇於義月以錢米存問三黨中之貧者所交多當世賢豪而於孤寒積學之士尤愛而敬之爲人謀必盡力論事悉中肎綮然志趣宏遠不欲以文章名故身後無存稿焉妻石夫人吳縣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第一人名韞玉海內稱琢堂先生者其曾祖也名家之女賢明有禮法丈夫子七家怡候補知州家諶府學生家熙家禧家愉家肅家龢皆

幼女子子五孫二孝寬孝廣廿八年十月己未家怡學
奉君之喪葬於光福口口山之原即君所自定者也以
狀乞銘銘曰
造物生才固爲世用生而不用終老蒿萊而得用忌
之者衆劉君之才爲麟爲鳳遭際　盛明閱歷倥傯宜
建高牙爲時隆棟　寵命天頒讒言市閧鸞翮雖鎩驥
足未縱爲當代惜非爲君慟刻石幽宮千載歎誦

廣東巡撫劉公墓志銘

公諱瑞芬字芝田安徽貴池人劉氏曾祖鶴夫祖兆考
孝檍並以義行稱鄉里邑志有傳曾祖妣徐祖妣羅妣

姚繼姚柯三代皆以公貴　誥贈一品公自幼穎悟博
通經史工爲文辭年十九入縣學歲科試輒居高等咸
豐元年應鄉試並擬中中額足汰焉同輩惜之而是
時大盜起粵西窟於金陵蔓於東南公落落有大志亦
不以科第爲意創青山詩社與同志唱和感懷時事發
爲詩歌其志固已遠矣曾文正公駐軍東流旁求豪俊
公獻時務策深爲歎賞延置幕府今相國合肥李公之
以淮軍赴滬也文正公以公才可用命隨軍東下時水
陸百數十營所需軍械火藥皆取辦於公指景而備固
有不給槍礮購自外洋往往爲所紿值高而器窳公毗

擒如神無能欺者李公得以肅清吳會公之力也積功由知縣盤遷至以道員分發江蘇迨李公移軍剿捻而軍中所需仍由公於上海籌辦捻平　賜花翎晉加按察使銜布政使銜總軍械轉運局如故又兼船捐捕盜局海盜斂跡商船相慶會李公由湖廣改督直隸兼北洋大臣以南北洋輔車相倚淮軍之餉取給東南南中歲入莫大於釐釐之所入松滬爲甲命公駐上海主松滬釐局公自是治釐務者十年上海爲萬商之淵藪貿塲叢弊錯縱橫公綜核庶事覼若晝一無苛征無逋課商賈不疲釐課饒足光緒二年　奏署兩淮鹽運使時

淮北大饑饑民十餘萬蒙秋而南蘇撫有令曰毋渡江於是皆聚於揚公於城外築圩十餘所編列字號按籍而授之居計日而予之錢病則醫藥死則葬埋懼其恃衆譁騷也一月之中爲宣講　聖諭廣訓者六懼奸宄之徒從而掠賣其子若女也衛之以兵晝夜巡敫之自冬徂春資之而歸所全活者無慮六萬餘人邗上晨安於故𠙚安於壓不知饑民之雲集也三年春署蘇松太兵備道公駐滬久熟於夷情從容裁決悉中肎綮會俄羅斯以我索還伊犂故時以兵船至海口滬上大聳公密請大府於小南門外增設新營名爲汰老弱實則募

精壯一月成軍滬人安枕亥年春　特旨命入覲異數也　皇太后垂詢中外情形公言夷人以傳教引誘我愚民其患小以通商竭我中國之利其患大並陳設海軍及造海船諸事中國創設海軍公發之也俄補授蘇松太兵備道公精於吏職術術辦舉而大局所係有四事焉華洋互市之初定議浦江以北爲洋商船步浦江以南爲華商船步而夷情無饜又欲侵占南岸公設水利局於東門外選方幹之員常駐局中專治船步夷人覬覦之情乃絕此一事也故事夷船進口必納稅於關江海新關由此設也而夷人欲於吳淞口起所齎之貨

則關處設矣公力爭之事遂寢又一事也其時有總稅司英人赫德獻議於總理各國王大臣謂中國所產鴉片煙甚多宜增釐稅公曰是陽為我實陰為彼也釐稅增則中國之煙貴而外國之煙乃大售矣執不可其計遂不果行又一事也夷人於租界中創設自來水自來火非一日矣至是并欲推及城內公曰城外固華洋雜處之地也城內有華人無洋人人情樸茂毋擾我民卒不許又一事也公之通達事理主持大局類如此八年遷江西按察使入都 陛見知少司寇薛公精於律學親詣咨訪既至江西清淹滯之獄立保受之法有恃衣

冠以撓我法禁者罪無赦有植徒黨以擾我里閈者罪
無赦行之一年境內大治九年遷布政使於州縣交代
剖豪析芒無敢乾隱而又不爲苛察激繞之政人皆畏
而感之法人渝盟江表戒嚴公治饟治兵仍如上海時
明年奉　命護理江西巡撫論者謂公受知深不久且
即眞矣而　朝廷以海外諸國英吉利俄羅斯法蘭西
最大前出使大臣襲一等侯曾公久勞於外宜受代非
公不足以繼之乃以公爲　欽差大臣出使英俄等國
十一年秋入都　皇太后召見兩次授三品京堂加二
品頂戴十二年補授太常寺卿十三年改授出使英法

義比四國大臣公駐西洋凡四年遇事務崇　國體而
亦不替邦交惟於中國有不便則力與之爭俄人豔我
漠河金礦之利必欲得之公曰此大利所在非空言能
拒也亟達總署及北洋大臣請先自我舉辦從之於是
俄人不再言緬甸者我之屬國也英人據為部屬欲罷
其朝貢公執故事與英外部往復辨論於是仍以貢獻
歸於我十四年冬補授廣東巡撫十五年春回抵上海
鬚髮皓然矣以病乞休沐至是年秋入都覆　命冬十
一月至廣東巡撫任精練勤幹與在上海及江右無異
吏民感服十七年為鄉試監臨官以糜粥賦諸生必躬

嘗之爲武鄉試主考官終日坐堂皇較射無倦稱得士然以積勞觸發在外洋所得肝疾十八年三月戊辰薨於位年六十有六遺疏聞 天子震悼 賜祭 賜葬悉如律令已而直隸總督大學士李公又以公始終事蹟上聞於是有 詔宣付史館立傳並附祀淮軍忠義祠公生平孝於親友於二弟篤於朋友故舊而勇於爲義建宗祠修族譜創立仁安義莊自本縣 文廟以至忠烈節孝諸祠及府城水口廟宇橋梁道路與凡名賢遺蹟毀於兵者咸修復之金陵貴池會館故有黃文貞公祠翁夫人墓皆葺治如舊爲本縣修志書於京師出

池州試館鄉人至今稱誦勿衰直隸河南山西江蘇安徽浙江各行省水旱之災振助甚鉅又於外國倡立華洋振捐集洋錢至三十餘萬之多非公盛德奚克致此所至不通苞苴亦不矜崖岸門無留賓案無留牘奏咨函牘半由手定公餘燕坐惟以圖籍自娛寒畯之士遇之尤厚故易簀之日士民悲慟有失聲者其德之感人深矣娶姚氏繼娶傅氏皆封一品夫人子世琪兩淮呂四場大使前卒世瑋光緒十四年舉人候補知府世琛貢生候選主事世瑛縣學生候選員外郎世珩縣學生候選中書科中書世璞尚幼女子子四人其長者歸南

皮縣廩生徐乃昌孫三人詒讓詒謙詒訓孫女九人其

年月日世瑋等奉公之喪葬於某原以狀乞銘銘曰

天祐　聖清篤生髦彥以靖妖氛以清海甸公本諸生

青燈黃卷慨念時艱投筆棄硯惟曾文正選士百鍊許

公國士置公上選惟肅毅伯身歷百戰誰任儲胥誰供

營繕惟公司之盡美盡善嚴嚴武庫青霜紫電隆衝渠

幨金錫竹箭以定東南如湯沃霰功業日崇雲烝龍變

天子曰咨東南汝奠滬瀆一隅佑船所便汝往鎮之

海疆清宴　天子曰咨庶事宜練汝臬汝藩汝歷方面

江南西路萬戶雷忭　天子曰咨重洋廣衍持節和戎

非汝莫遣英俄法義周歷幾徧乃頒節鉞乃乘郵傳乃
開幕府乃置僚掾五羊之城風釆衆見宜升鼎足長承
天眷如何不祿始賀終唁我作銘詞銘公之潔千載
而下知公之蘊佳城峩峩宰樹蒨蒨毋長荆榛毋滋獶
狿

陳筱浦墓志銘

往者吾師曾文正公以使相督兩江其幕府羅天下之
英才龍蟠鳳逸之士猋飛而景附嚮煜其閒余於同治
六年五月謁公金陵公止之宿因得盡識其幕中諸君
子筱浦陳君其一也與今侍郎錢君子密副都御史薛

君叔芸並推重客余與往返心折其人文正公甍君仍留兩江幕府沈文肅左文襄曾忠襲及今制府新甯劉公咸相倚重而君於事益習所建樹益宏盡雖未嘗一日居官而利澤及人者固已遠矣君歿而其孤以志墓之文來請余與君有一日之雅不敢以辭謹按狀君諱垣字諒裒筱浦其號也陳氏浙江海甯人曾祖紱曾祖妣徐氏楊氏曹氏祖惟德祖妣倪考焴妣張自祖以下並贈通奉大夫妣皆夫人君生七齡卽爲其伯父春海公所奇曰吾家千里駒也年二十一入州學冠其曹事父至孝父病不解衣而息者百日病爲小間閱兩載始

卒君毀甚母張夫人曰汝終鮮兄弟毀而滅性吾將安賴於是强飲强食治喪葬悉如禮而生計日益瓠落乃歎曰瓶之罄兮維罍之耻吾父已不逮養豈可更以顚頷貽吾母憂乎將謀遠游而以不得事母意未決張夫人曰汝婦賢婦也躬親井臼以勤供事我我甚樂之勿以我爲念乃往從其伯父春海君於淮上春海君固諸侯老賓客也悉以所學授之且誨之曰古稱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吾儕爲人剖判商榷是攝是贊卽古之幕職也居心必公謀事必忠睚眦蔕芥非公也眴喻諂夫非忠也汝其戒之君一生以公忠自勵本諸此君出則

佐春海君治公牘研覈是非雖老於事者謝弗及入則
事張夫人中帬廁牏躬自洗滌張夫人卒喪之如喪父
俄春海君亦卒然君學已成名譽日盛喬勤恪公為兩
淮鹽運使以禮延聘此君治鹺務之始也同治二年曾
文正駐師安慶時鹽政益廢公私皆困大軍需餉甚巨
皆取給於鹽鹽不治軍不贍公曰是非陳君至不可延
之入幕待以國士君感文正知遇知無不言析分殊事
悉得其要領減於前餉增於舊士飽馬騰軍聲大振
遂以蕩除大憝耆定東南君與有功焉夫自粵賊竊據
金陵二十餘年窮天下之力而後克之其時方召壹臣

衛霍宿將天下想望若神人然而軍糈半出於鹽鹺政一定於君手接續論功豈遜於麾城撕邑者乎君恂恂儒雅口不言功治事之暇手一卷不釋補寫其先人所鈔陳榕門先生五種遺規以訓其後人并刋刻春海君所輯歷代節義錄以行於世余往時見之粹然儒者也然識力堅定遇事不惑沈文肅之督兩江也有人言淮北竈田撥歸海州歲可增賦無算君曰如是則竈丁失業矣而又有言其地多盜改隸地方盜風可熄文肅惑焉君曰是宜問之場員已而場員會議僉曰不便且以康熙間舊牘進焉事乃得已及左文襄時或有以增

引請者君曰商力疲矣不失舊額爲幸何引之增議亦
遂寢此二事一爲竈計一爲商計而皆以爲 國計未
有商竈疲而國裕者是君所見之大也君所著有淮鹺
駮案類編至今治鹺務者宗之曾忠襄籌巨款以振蘇
皖浙三省之饑所有函牘皆君屬草備陳三省被災之
重與災民待救之急情詞切摯聞者感動翕響揮霍不
期而集全活者以億萬計君義心淸尙穆行好施家庭
之間悃悃款款從弟少虎又吉兩君早世撫其遺孤以
逮於成爲兩弟婦請立綽楔以表其節春海君之卒也
貧人金若干有操傳別來請償者君曰家事從長宜問

我吾弟在衰絰中勿擾之也其弟曰吾父所負吾則償之豈以累吾從兄相爭不決索責者歎息而去金陵旣克白秣陵關至於句容白骨滿塗君出貲募人盡掩之光緒十六年君六十歲縣弧之日盡取篋中所有親友借券燔之曰此吾所以爲壽也是歲又輸金助浙振疆臣以聞有

詔奬焉君雖在軍幕不廢舉業猶四應鄉試屢經房薦喟然曰是有命也厚聘幣延名師以課其諸子其諸子皆蔪然有見於時君顧而樂之素無疾疢六十歲生日前一月偶患右手不仁嗣是時劇時瘥光緒十八年十月庚申卒於家年六十有二始於金陵克

復保五品銜候選訓導入資爲部主事湖州復加四品銜　賜花翎又以其子銓郎中銜封通議大夫晉通奉大夫妻邱氏封夫人即姑張夫人所謂賢婦也子四人鑑光緒十一年拔貢生用教職保知縣前卒鎔兩淮鹽運司知事銓鏞並光緒十七年舉人女子子一其壻爲同邑汪元誠孫七孫女六某年月日葬某原嗚呼以君之才使見用於時安知不與同時幕府錢薛諸君並以功名顯哉然顯晦不同可傳者一是宜爲銘銘曰
幕府之中大有英雄穆羽相和利澤無窮君才之優君學之充誰其知之曾左鉅公何以知之曰公曰忠忠則

不妄公則明聰郎君遺意銘君幽宮千載而下式此高
風

湖北漢黃德道惲君墓誌銘

君諱彥琦字莘農姓惲氏南宋時有諱繼恩者始遷陽
湖遂爲江蘇陽湖人至君之考中丞公以順天大興籍
成進士故又籍大興高祖諱鍾僖曾祖諱耕方祖諱煜
父諱光宸卽中丞公也高祖以下皆以中丞公官封榮
祿大夫振威將軍高祖妣劉氏強氏曾祖妣項祖妣李
皆封一品夫人中丞公以道光十八年翰林官至江西
巡撫兼提督　國史有傳妣盛夫人生三子君其長也

自幼穎悟中丞公知岳州時訪延名師以課君讀皆許爲大器咸豐元年中丞公官江西按察使例蔭一子君應任子試以外用君志在科第未就也二年鄉試取謄錄仍還侍中丞公於江西會粵賊自南康薄省城中丞公登陴固守君亦從焉礟彈雨集凝然不動左右皆異之五年中式舉人九年成進士授主事分禮部時中丞公已巡撫江西其右耳旁故有瘰肉如瘤初不介意及是忽浮腫君聞之亟請假歸延粵醫治之始有小效竟以不起君率兩弟治喪事以道梗未得歸葬乃於撫州城外卜地攢焉同治元年服闋入都供職六年以

牒全書成敘功遇缺卽補道年補主客司主事十年升
儀制司員外郎仍掌主客司印明年孫逢　穆宗毅
皇帝大婚典章繁縟政事又無可據君綜事精覈千緒
萬端指景取備歷一年之久晨入旰而歸晷不足繼
以燭所手定條目二百數十事無不曲當本部論功請
以道員簡放格於吏議改注選籍仍加三品銜賞戴孔
雀翎如本部原議俄升主客司郎中調掌儀制司印光
緒元年又以襄理　穆宗大行典禮　詔俟補道員
後加二品銜君在禮部久歷掌三司兩襄盛典積優成
勞大計舉吏以道府記名三年選授湖北督糧道鄂自

胡文忠改征折色事雖較簡然諸務猶波湊君躬自鉤稽按月而定四柱按季而定二撥民咸稱便吏不能欺舊欠新征畢輸罔缺大府以卓異聞於　朝兩署湖北按察使治獄得情平反甚衆歷年積案十結其九至於立社倉編保甲興蠶桑至今循焉七年調漢黃德道兼江漢關監督中外通商以來關務尤重漢中華夷叢集以非理要求者無歲無之君謹守條約不爲搖奪有外國教士求委員護送至湖南長德府行教君曰非約也不可有行教於安陸縣者多行不義會值縣試偶激士怒遂聚衆毀其堂其領事官請嚴治之君曰堂毀宜償

餘事君無與焉其人怒甚大訽君聲色自若卒持前議彼不得逞而去其始諸領事皆甚不懟而君接之以誠喻之以理久乃大服終君任無齟齬八年三月有亂民會聚謀叛未及期而洩捕殺四十餘人漢口鎮有熊正標者其魁也斃首轅門而又有數十人者訊之皆無據欲活之或曰奈何縱賊君曰得其情且爲哀矜況未得其情乎卒免之先是民間訛言賊於某日在漢口鎮起事漢口無城池賊蹤去來聚散莫可詰君意變起必在暮夜其地故有救火水龍四十餘具龍一具夫必四十人糾集之可一千餘人每夜使之巡察市廛聲勢甚壯

民賴以安而七月中訛言又起君曰虛實均不可知所得爲者惟清釐戶口巡察街市而已此外張皇徙擾吾民無益也如是者久之遂以無事九月盛太夫人卒明年奉其喪歸常州中丞公之柩先已自撫州遷歸至是合葬焉君性淡榮利筦勞旣畢遂不復出城北長生巷楊氏園郎君七世從祖南田老人所客之東園也君購而得之易其名曰靜園杜門謝客惟以書籍自娛陽湖惲氏自明萬歷間遜庵先生以來代有名儒君承其遺緒嘗校刊明遺老尹芮巖先生瓠瓜錄以示指歸著損齋襍纂四卷采輯精粹學者稱之居官時留意經世之

學嘗曰文獻通攷諸書止舉大綱若不細究其名物備
考其因革則無以觀得失之原極古今之變持論雖高
而不合者多矣古文學曾南豐詩則右丞而參以劍南
書法學柳誠懸後又宗董思白得其墨蹟數冊朝夕臨
摹數十年無間亦稍治生計凡所置產手自紀錄纖微
不遺亦見其精力之過人也然素有腸紅疾半生鞅掌
不皇休息歸田十載優游家衖宿疾稍蠲乃以夏閒感
受微疾旋劇旋瘥十九年十月癸丑卒於里第年六十
有六嗚呼哀哉配呂夫人福建巡撫諱荃孫公女子鍼
嘉乃弟之子也君仲弟諱彥瑛大理寺司務叔弟諱彥

瑄同治六年舉人內閣中書俱先君卒君教其孤撫其女皆克成立中書君長子毓鼎官翰林三子毓德四子毓巽並捷京兆而司務君長子即君嗣也光緒十一年舉於鄉十八年以二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君可謂有子矣孫三人寶元寶曾寶棨孫女一毓鼒於光緒二十年十月己未葬君於陽湖新塘鄉潘家橋盩即中丞公之塋焉附葬昭穴禮也以狀乞銘余舊出中丞公門下則於君誼猶昆弟其奚以辭銘曰

孔氏諸子自言其志禮樂兵農各有條理由求諸賢固難兼美君之在朝所治者禮大昏大喪皆君所庀出而

治漕窮端究委民不告之吏不敢偁亂萌初生若粟有秕君坐鎮之而亂自弭異族鴟張外盜内宄一語齟齬長蛇封豕談笑處之其氣自靡以靖干戈以安井里禮樂兵農君其兼矣懿歟吾師有此賢子新塘之原高塚巍巍於例宜銘責在後死吾言非諛百世斯視

浙江嘉興縣知縣王君墓志銘

君諱壽枏字範九別字介眉太原王氏也其先世由山西遷河南又遷江蘇遂爲江蘇太倉州人曾祖昌期祖仲瑛兼祧祖仲珪父駿德並有聲庠序閒君弱冠入州學旋以增廣生員中式光緒元年恩科舉人三年成進

士以知縣籤分浙江七年權知孝豐縣卽以清愼自矢
嘗曰吾五世祖覺齋公歷宰浙東遂安永嘉建德諸縣
所至皆有政績後以平反一獄忤上官意而免吾承其
後敢不勉繩其武乎縣多積獄君至不二月而積獄皆
空遇有小罪當笞輒免之曰一犯官刑終身之恥也其
境內土著與客民積處積不相能君每與和解之偶以
事至省城土客乘閒起釁羣聚而鬭者千餘人君聞馳
歸父老跪於道左者相望搢紳求見者滿於門皆曰事
迫矣亟請兵君曰民旣鬭又勦之是重傷吾民也乘輿
張蓋如平時率吏役以往有死於路者五六人皆客民

也君依常法驗其傷反覆勸諭使勿復鬬訪得首惡者數人縛以歸越日有三百餘人自安慶來曰將爲死者復讎及聞官已爲區處矣皆悅服而去而土民亦遂以安堵君曰客民悍戾由無以教之也乃立客長創月課期年之後頑俗丕變及將受代土客皆請留之既不得請執香以送者數十里不絕九年權知臨安臨安多盜君首務治盜禽獲甚衆有一盜自鄰縣越獄而至幕中諸友咸縱臾君曰獲鄰盜君且遷官矣君曰吾豈以人命邀功哉命送還其縣上游知君才調署歸安歸安爲湖郡首縣事益繁而君爲政仍如孝豐臨安時有巨室

縛一人至曰盜也是立吾屋上屋瓦碩磕有聲餘黨必衆請嚴治君詳鞫之乃一良家子年不滿二十因負八博進冀竊物以償之入自旁門見人至緣樹而登屋君笑曰是爲賊且不勝豈盜哉召其父至責以不教麾使俱去既而巨室亦自知誤謝君曰非君則此人寃矣治歸安僅八閱月而父老皆曰數十年來第一好官也十三年補授太平縣其俗富而好訟無是非曲直賂重者勝又有曰罰款者最事巨細定罰重輕若者一千貫若者二千貫甚者五千君悉屏勿納邑士非公事不與見以其暇講求利弊太平與黃巖壤相接兩邑之閒有金

淸港者衆流所匯也宋時朱文公令貴巖建閘凡六歲久湮塞水不得洩偶因霪雨田疇皆沒米價翔貴姦民以平糶爲辭聚徒數百譁訌市廛君曰非法無以禁莠民非米無以安良民禽其倡亂者梏而徇於市禁貴價使有恒賈發常平之粟立粥廠以飼飢民閭閻叛靖貧富皆安君又曰此治其流也欲治其源必修六閘乃捐奉錢倡修之又設分水閘於醎田湖以殺水勢嗣是雖澇歲不爲災然邑又多山岡巒糾紛爲盜淵藪往往白晝刼人於市民間稍有藏鏹輒持械破扉席卷而去君名捕其渠魁前後得數十輩皆殺無赦故在任四年盜

風裒息後以任滿調任嘉興邑之人惜君之去以詩文送之又以丹青張之祖去孝豐時尤惓惓焉嘉興民多淹柩不葬久厝於野浸至暴露君見而傷之甫下車卽下掩埋之令有主者使自葬無主者官爲葬行之數月適有獄囚自省發還中道而逸君坐解任邑人惜善政之未竟也咸曰君之咎官吏所常有君之善政百年所無奈何以是奪我賢令乎君坦然不以爲意寓禾中歲餘嘗散步范湖之濱又以扁舟泛鴛鴦湖嘯詠終日見者不知爲舊長官也時撫浙者爲鎭青中丞雅知君爲循吏循例結案疏請復任　詔下部議從之君乃得竟

其前志近郭十餘里內無一未葬之棺矣文以士貫通
經謀於書院中增設小課專課經史實學期於次年正
月之望進諸生而甄錄之不圖其驟卒於官也君年逾
五十精神不衰是年春初偶感風疾藥之不瘥洎辰而
劇半月而殂時光緒二十年正月戊戌也年五十有五
原配唐繼配黃又繼配薛子鳳璘光緒十九年　恩科
舉人鳳喬太學生鳳苞鳳球鳳柯鳳禾皆幼學又三子
鳳占鳳稣鳳騫皆早卒君兄弟中多無子者故以鳳璘
爲兄後以鳳球爲弟後以鳳苞爲從弟後女子子四人
長女許嫁吳縣馮氏次女許嫁同邑閻氏孫三人鍾禧

鍾俊皆殤存者鍾傑孫女三人君性渾樸喜怒不形於色自爲諸生以至通籍中更離亂家之由盛而破破而復完完而復盛未嘗一日改其常度也其處世外和而內介雖遭橫逆不忤而一以非義則必拒之自奉甚嗇視身之衣屨經補綻猶不之易惟喜藏書遇舊籍重價不吝嘗欲修家譜置義莊中年無祿竟不逮也簿書之暇惟以文史自娛文望甚著浙江鄉試充同考官五次所得皆知名士余孫階雲即出君門下而君之子鳳璘玢如又辱從余游故知君最詳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丁丑諸子葬君於某原以狀乞銘銘曰

古重循吏貴由儒術武健嚴酷在所必黜君長於才而優於德爲民除莠去其螙賊爲　國養民足其衣食絃歌之聲百里洋溢掩骼薶胔九泉感泣君齡不修君德孔碩伐石勒銘後世是式

楊母王夫人墓志銘

自古兄弟齊名若蜀志所載之馬氏五常北史所載之李氏四括並流聲譜牒馳譽邦家此固由川岳鍾靈人材蔚起而石氏一門孝謹銅川六世有涎川廣自源亦家教然哉然余謂人之成名成於其父亦成於其母何者人之少也於母恒暱而於父恒疏其性情嗜好父知

之不若母知之也或有一言之失一事之過父不知而母無不知爲之母者必多方掩飾不使得聞於其父此學業所以驟而德尤所以積歟善乎楊母王夫人之言曰予之不肖由母蔽其過也嗚呼使爲母者皆存此見則天下無不令之子矣楊氏丈夫子五人存者四人皆當代魁士名人也其四五兩君與余孫階雲並有同歲生之誼故余得聞王夫人之賢光緒十九年十二月甲子王夫人卒明年將葬諸子乞銘其幽宮余曰賢母也例宜銘謹按狀夫人爲慈谿王蒙竹先生長女生於江蘇江陰縣尉署九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喜讀女誡

諸書年十八歸同縣楊理庵太史時舅姑皆無恙事之惟謹病則晨夕侍或累月不解衣襦舅先歿姑又二十年而歿佐太史治喪葬一以禮太史恒遊學於外已而又官京師先後兩主湘試夫人則家居以仰事俯育自任日治米鹽夜事縫紉寢室中無一婢媼啟閉灑掃躬親之晏眠蚤起數十年如一日其處先後娣姒以和其御廝役屈讓以恕其處三黨之親以及夫兄弟之子若女以謙和以慈惠無怒言無愠色太史或以事譴責諸僕御必婉言解免之而其於諸子也愛之甚督責之亦甚曰吾非望汝曹富貴也願汝曹讀書明理而已塾師

或以夏楚威其子則喜曰吾子庶有成乎家雖貧於師之摯幣必豐飲膳必精自宗族親故下逮鄰里鄉黨有以緩急告必賙之待以舉火者若干家閭一義舉見一善事輒命諸子助成之曰毋吝惟不信佛氏之說以檀波羅蜜請勿應比邱尼來謝勿見至采色之悅目聲音之娛耳尤所不樂曰吾生平所喜者惟婦女機杼聲兒童誦讀聲耳讀書通經史大義每稱述前言往行以恣愼其子與婦太史喜網羅羣籍或得異書索價高力不給夫人每解簪珥庚之女適餘姚朱氏亦嫻文墨工吟詠夫人以姚江故家必多藏書恒借觀焉予家駣附貢

生早卒家驎同治十二年舉人候選知縣家騄光緒八年優貢生江蘇溧陽縣知縣家駒光緒十一年拔貢生十五年順天鄉試舉人刑部主事家驥光緒十一年舉人十六年進士翰林院編修諸子皆有聞於時當世所比之五常四括者也嗚呼非太史之賢善教其子不能至是非夫人之賢佐太史以教其子亦不能至是女一人郎適朱氏者也其舅朱詹事逌然亦名翰林也壻名續基以優貢生官知縣夫人故清臞又積數十年劬勞遂成恒疾肝熾脾虛時瘥時劇竟以不起壽六十有七以家縣官加級得二品封時太史養望邱園康強逢吉

諸子皆森然成立又有孫六人曰秉玠秉珳秉璐秉瑄秉琦秉瑁孫女九人疾革時家緜及秉玠等皆侍側歸朱氏女亦歸甯親奉湯藥夫人顧之可以無憾矣聞將終異香滿室殆亦生有自來者歟余以其合銘例也又重違諸子之請乃撰次其事而系以銘銘曰

楊氏諸子麟超龍翥或登玉堂或官郎署或宰赤縣並有駿譽是惟太史樹德有素亦惟夫人克爲之助凡子不令半由母故是噢是咻是煦是嫗恃愛肆姐浸成大誤夫人曰嗟余不汝護汝勤汝學汝譴汝度端汝交游愼汝舉措賢哉斯人美哉斯語我作銘詞薶石其墓干

載而下賢聲猶慕

定海廳學訓導莫君墓志銘

余於道光十七年始應鄉試厠名副榜同列副榜者十有八人及殁而余表其墓者一人焉戴君商山也乃今又志椿亭莫君之墓莫君亦是科副榜貢生也戴君以才節著而君以學行稱嗚呼何是科副榜之多君子歟君諱炳垣字蔾乙椿亭其自號莫其氏也浙江山陰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幼而孤自痛不逮事父其事母益謹遇諸昆弟益篤宗族鄉黨無違言弱冠入郡學工爲文辭又精於小學文名重一時維時莫氏門第鼎盛君

從父寶齋公晉豫堂公焜並以名翰林官卿貳羣從中
多以甲科起家宰赤縣歷膴仕而君累應鄉試竟不售
及副貢書已五十一歲矣道光中葉以後海疆始開浙
東告警浙撫劉公韻珂知君之才延入幕府遽書警奏
皆出君手軍符叠午筆翰如流會文切理莫能損益劉
公甚器之謂他日能吏才也而君恂恂儒者澹於榮利
不樂仕進以直隷州州判改就教職從所好也旋選授
定海廳學訓導定海爲唐之翁山縣古稱甬東其地乃
海中一島英人犯浙實始據之和議旣成軍務初蕆而
善後之事萬緒千端譬猶拾瀋君奉檄襄理衍衍辯舉

修葺學庭編次戶籍米鹽靡密百廢俱舉兵燹之後克復舊觀君之力也其教諸生必勉以崇實黜華砥行礪學嘗兼主甯郡兩書院講席論文一以清眞雅正爲宗士習文風爲之振起平居儉於自奉晨起啜糜鬻一盂每食陳饋不過四簋嘗曰飲食得飽便足一飽之外更縱口腹之欲甚無謂也而性好施與有以緩急告者竭力應之不少吝又好爲人排難解紛動以至誠雖梟猂繳繞一言立解晚年喜讀明史曰鑒於遠不如鑒於近有明一代亦是非得失之林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昕夕披覽丹黃不輟所著有息游軒遺稿亂後失之其

訓迪子弟首重孝弟謹信而尤以有恒爲主諸弟皆賴以成立諸子稟受其訓皆有軌範一門之內彬彬如也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卒於定海官舍年六十有三妻陳氏康熙間薦舉博學鴻儒無坡公孫女承年公女孝廉方正十峯公妹有賢行克相其夫子三人揚光承家學善舉業十試順天而薦者八由謄錄議敘州吏目燦光祿寺署正游於蜀蜀中當事者爭延致爲上客啟光有神童之譽不幸早世孫三人煥讀書求志不慕名利其德附貢生循江西候補巡檢曾孫五人皆幼揚光等將於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於某原而乞文以志其墓余

念與君同列副榜至今五十九年矣此十八人中不知存者幾人然如戴君之才節及君之學行皆同譜之光也余既表戴君之墓矣則銘君之墓又奚敢辭銘曰

以君之才而不大用其學其行為時所重講堂之上夏絃春誦弟子橫經鄉閭罷訟名位不崇慼予者衆天之佑之子孫龍鳳佳城既營宰樹斯種刻此銘詞千載歎誦

節婦王孺人墓碣銘

節婦王孺人歸安之菱湖鎮人父諱學海邑諸生也孺人幼受父教通經史明大義年二十五歸同邑鼎梅何

君事舅姑以孝處娣姒以和勤於治事儉以持家三黨
稱賢婦焉越三年鼎梅君卒時其舅錦江公年逾七十
而所遺孤子生止八月家又中落無擔石儲孺人上奉
衰翁下撫稚子以鍼黹佐饔飧早作宴息不怨不倦錦
江公逝盡出篋中衣帔釵鐶質錢治喪殯葬如禮其子
馥泉君幼穎悟讀書異常兒因家貧不能竟其學棄而
學賈務少年誠謹處事不苟人皆倚重之家以稍裕人
咸歎節婦之有子也咸豐八年孺人卒時守節已三十
年其族姻列其守節年月達於臺司以聞於　朝旌如
律令馥泉君乃奉其父母合葬弁山陽春秋祭掃經由

山路歷七八里之遠訪知其閒有半路亭鄉人往來於此少息亂後圮焉乃出貲重建之曰吾爲鄉人計非止爲吾春秋兩次往來計也邑令蕭公聞而善之書亭額以識之馥泉君益勇於爲善城中仁濟局育嬰堂皆醵貲建立恤孤頤老奮用廣施孜孜不懈固天性使然亦秉母教也不幸早卒其子烺熙亦能世其家光緒二十年見我於吳中請追爲志墓之文乃次第其事而係以銘銘曰

是以節旌亦以賢著雖曰庸行百世猶慕旣有令子又有賢孫天祚節婦福其後昆

耕雲王君墓表

君諱克俊字景生以字行別字耕雲浙江黃巖人瑯邪王氏也宋時有諱昌元者仕於台遂家臨海生四子璀琥珏瑛琥與珏皆天聖二年宋郊榜進士珏官屯田郎中遷於黃巖之西橋是爲西橋王氏凡二十有九傳而至於君曾祖宗祐祖萬選父修椿自曾祖以來皆不仕而鄉里稱長者君之父尤有至性少而孤奉母事二兄甚謹一兄以疫卒家人俱爲傳染臧獲死者數人咸曰是宜避君之父執不可亦竟無他人以爲孝悌所感也嘗欲修宗祠輯家譜譜成而祠未建臨殁猶以爲恨君

繼其志經營七載卒底於成家貲不給斥賣己小宗之田以給之有餘卽以爲大宗祭田曰以吾子孫視高曾則高曾重推吾高曾之心視始祖則始祖尤重也君有兄二皆早世時昆弟久分甑而炊君制己田贍寡嫂使不以貧而易節後兩嫂皆以節旌君之力也又以先世以來恒以掩骼埋胔爲事然無經久之費不能常亦不能徧乃糾同志醵巨貲買田如干畝歲入其租以爲之費暇日屐行郊野見棺槥暴露者手自標識歸而使人具槀梩從事四肢六道必檢視無失一骨未全一窾未合再四覓求必得之而後安一夕夢老婦人跪門外

誚曰微公吾一脛不具矣歲暮必爲糜鬻以飲餓者爲棉衣以衣寒者其衣或綻裂必補綴之垢必煩擱之曰吾生平不厭敝衣然惡垢而忌裂度人情亦猶是也其待人之誠如此黃巖與太平壤相接也太平故有六閘歲久湮廢君曰六閘不修兩縣皆病與沈夢寶諸君創議重修於是數十里農田皆受其利守令上其功予縣丞職銜然君志趣高遠不慕榮達隱居邑之五峙山自號五峙山人其地有鄉先哲吳給諫執御柯參政夏卿讀書遺蹟山水清曠隔絕人境君每歲必數月居此焚香展卷悠然自得遇先儒格言手自鈔錄又喜爲詩多

清微淡遠之音如其為人也咸豐六年二月辛卯以病卒於家年七十有四娶朱氏有婦德後君八年卒年亦七十有四子三人華廣贊廣鏞孫三人士春士均士揚曾孫七人舟瑤正誾正心正廉正潔其二人殤元孫一人敬禮君子孫皆樸茂有家法而舟瑤尤才光緒十四年舉優貢生十五年應　恩科鄉試中式舉人嘗至杭州肄業於詁經精舍余忝有一日之長因請余曰舟瑤之生距吾曾祖之歿二年矣故其言行不得而詳焉然憶總角時抱書入塾鄉之父老見之輒曰此王君之曾孫宅日必能讀書昌大其家也及舟瑤試於有司累綴

微名父老必曰是王君之所遺也然則吾曾祖之爲人可知矣溯吾曾祖葬於西鄉之焦坑歲月已久墓木拱矣當日旣無文以志其墓懼無以表示後世敢乞先生一言將伐石而刻之墓門余曰諾乃據舟瑤所爲行述而銘之其辭曰

德修於躬不顯於世雖曰不顯於物有濟原田每每蒙君之利枯骨纍纍受君之賜君之遺澤久而不替謂余不信視其後裔